

新密高中生自杀的社会之痛

遗书透露不满学校不正之风

2009年11月8日晚，李建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坐立难安。作为父亲，他永远不能忘记那晚在抢救室外的苦苦等待，因为他最终等来的是小儿子的永别。

事情发生在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。11月8日晚，该校高三5班学生李金川在学校服毒自杀，经抢救无效，于当晚死亡，年仅19岁。正当人们对他的离去充满疑惑之时，一封遗书的出现瞬时激起千层浪。

11月14日，记者见到了面容憔悴的李建彬，他礼貌性地和记者握了握手，接着就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。

李建彬介绍，李金川是个懂事的孩子，长这么大，家长从来没有打过他。每次放假回家，李金川都要给家里带水果、蔬菜。一次，李金川还专门买了10斤鸡蛋带回家，因为他知道，爸爸妈妈平时舍不得吃。

但就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，却没能懂得这个世界，最终选择了永远离去。

“我以自己的方式，寻求自己的解脱”

晚上10点，如果往常，正是李金川和他同宿舍的4个室友坐在床边用热水泡脚的时候，他们会边泡着脚边讨论白天发生的事儿。但11月8日的这个时间却与以往有所不同，直到很晚，李金川才慢腾腾地回到宿舍，一进屋就爬上床，把下午刚从家里带来的鸡蛋卷、瓜子分给大家吃，紧接着就盖上被子蒙头大睡，没再说一句话。

不到一分钟，其他4个同学就看见被子里的李金川不停地颤抖，问他怎么了，他却说没事，但还是在不停地发抖。紧接着，室友们掀开了李金川的被子，发现他的嘴和鼻子有东西流出来，全身出汗。4个同学急忙跑去喊老师和校医，但不巧的是校医不在。随后，几个孩子赶忙拨打120急救电话。救护车来了后，师生们把李金川抬上车，赶忙送往医院。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，李金川最终还是没能活过来。

据李金川的二姑李建婷回忆，当晚10点多，学校高三年级长吴伟杰突然跑到她家，说她的侄子李金川在学校出事了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，赶快去看看吧。到医院后，李建婷在学校的催促下交了391元抢救费，并赶紧打电话通知她三哥李建彬。

“我是8日晚上11点多得知孩子在医院抢救的，听到消息后，我们一家人连忙赶到医院，结果医生告诉我，孩子已经抢救一个多小时，还是准备后事吧。”李建彬伤心地说。

当晚，李建彬和亲友们连夜赶往学校了解情况，但没有任何结果。

□潘志贤

学生违纪，家长请客送礼就能不了了之；学生按成绩排列座位，家长可以通过打点老师把座位从后往前调；学生有事请假，要先给老师塞现金……这些学生反映的问题虽未经证实，但我相信，此类现象在某些学校确实是存在的。

而不少学生对此已司空见惯，认为老师收礼、接受家长请吃很正常。我们不禁要问：中小学校园这是怎么啦？社会不正之风难道连这片净土也不放过？

必须承认，近年来，校园里一些应当为人师表的“人类灵魂的工程



李金川

记者了解到，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每晚9点50分下自习，但在此之前，同学和老师并没有发现李金川有任何异常。因此，李金川确切的服毒时间，应该在晚上9点50分到10点05分这段时间。

11月9日，事情突然发生了新情况。当天，警方通知李建彬，说有同学在李金川的课桌上发现了一份遗书。在刑侦队办公室，李建彬的家人在电脑上看到了扫描的遗书照片，随后，李建彬要求复印一份，但遭到警方拒绝。

李金川78岁的奶奶听说孙子自杀前留有遗书，哭着喊着要家人带她到刑侦大队去看。看到屏幕上的遗书，李金川的奶奶顿时泣不成声，几近昏厥。当天下午，悲痛欲绝的奶奶被家人送进了医院。

李金川留下的遗书，目前已被新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作为物证提取。警方拒绝向李金川的家属提供遗书原件，经过努力，警方同意李建彬拿一份复印件。

11月14日，记者看到了这份遗书，共有8页纸，分别在11月5日和8日写成，从复印件的痕迹来看，遗

书是一个32开的日记本。

“爸、妈，对不起，最对不起的是你们，儿子无法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，无法为你们养老送终，对不起……关心过我的亲人们，关心过我的好朋友们，对不起！辜负了你们的期望，辜负了你们的情谊……我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自己的解脱！祝活着的人们活得幸福！”

这是李金川11月5日写的遗书，在这一页的最下方，他还用简单的三笔勾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。

“我曾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”

李金川在遗书的第一页写道：“我曾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。我带着憧憬来到这所梦寐以求的高中，迎接我的（是）残酷的现实。×××（即下文提到的刘伟——编者注），虚伪、势力，外强中干。为什么我的高中第一个班主任会是你，你让我对这所学校产生了阴影。有人看见你在段长（年级长）办公室看黄色



李金川遗书

（录像），你就恁憋得慌，在家看不中？还有没有人民教师的样子？批评了某局长的儿子又把人家叫到走廊上去道歉，你咋就恁恶心，恁有骨气……还有×××（即下文提到的郭文——编者注），你更不是东西，谁知道一个高中的校长是怎么开上北京现代的？看看这所学校成什么样子了，她似乎只有两种功能：一是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；二是当地强势阶层家庭子女的御用学校。”

李建彬告诉记者，李金川平时很少回家，学校半个月放一次假，而每次放假他都是到二姑家住。据二姑回忆，11月8日下午，李金川和两个同学来家里打台球，之后，三个人高高兴兴地一起去去了学校。“金川出事的前几天，一点异常现象也没有，那天他和同学们玩得很高兴。”李建婷说。

据李金川的同学反映，出事的前几天，李金川在学校确实没有发生什么和往常不一样的行为，仍然是上课、踢球、休息。

“都是学校给逼的，俺孩儿受了委屈，结果寻了短见。”李建彬愤怒地说。

据李建彬回忆，在李金川读高二的下学期时，一次考试，由于要交189元考试费，李金川没钱交，结果副校长郭文（在遗书中提到的）没让他参加考试。两科考试过后，李金川找到郭文保证一定把考试费补上，郭文这才让他参加了下面科目的考试。

“俺们家是农村的，条件很苦，听孩子说，学校前几天刚让交过200元的材料费，才几天的事儿，孩子确实再拿不出189元了。”李建彬说。

而据李金川的二姑夫刘忠义回忆，那段时间，孩子一回来就愁眉苦脸，问他怎么了，他也没好好说，只说了一句“一言难尽啊”。

“我们后来才知道孩子受了委屈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孩子还是被分到了‘平行班’。”李建彬说。

李建彬所说的“平行班”，其实就是学校搞的“快慢班”中的“慢班”，而李金川正是因为缺考两门课才导致成绩大幅下滑的。

李建彬介绍，当地有一个说法，在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，如果能进“快班”，就意味着能考上本科，但如果进了“慢班”，最好的学生也只能去上大专了，因为两个班的成绩确实差了一大截儿。

“我认为，孩子的死和这个有很大关系，是学校给逼出来的！”李建彬说。

李建彬告诉记者，李金川学习非常好，中考，李金川考进了新密市前50名，在刚上高一的一次考试中，李金川更是因为成绩优秀得到了学校发的50元奖金和奖品。

“俺这娃从小学习就好，上小学和初中时，他得的奖状在家里贴了一面墙。”李建彬说，“这孩子学习根本不费劲，从来不死抠书本，但成绩一直在前几名。”

谈起这些，李建彬忧愁的脸上突然闪现出一丝自豪的喜悦，但随后他告诉记者，有件事他感到很后悔。

按照成绩排名，李金川被老师（尚某某）安排坐在了教室的前排，但之后，李建彬每次去学校看孩子，就发现孩子的座位一次次地靠后。“俺娃回来告诉我说，班级里其他条件好的同学家长，给老师送了礼，还请老师到外面吃喝，结果一些原本坐在后面的学生坐在了前面，而他只能一次次地往后调。”李建彬说。

每次听孩子抱怨“老师惟利是图，家长请客就给学生调到前边坐”时，李建彬总是说：“你在学校的目的就是学习，老师怎么样不关咱们的事，好好学习吧！”现在李建彬最后悔的，就是当时没把孩子的话当回事儿，“如果俺也给老师送点礼，孩子不至于从最前边坐到后面了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，就不会去做傻事儿了。”

李金川在遗书中还写道：“我想让时钟回到2006年的夏天……英华中学复读班三（七）班，一个曾给我带来集体温暖的班级，永远难忘那一张张可爱的面孔，难忘班主任的谆谆教诲……”

（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谁来拯救滑坡的师德

老师对学生的影响，不管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，一旦形成惯性，成为一种思维定式，就很难扭转和纠正，甚至会伴随学生一生。

师德滑坡的社会危害显而易见。李金川的自杀固然有多种因素，但校园不正之风和师德滑坡也是诱因之一。不少学生表示，最痛恨的就是自己的老师、自己的学校存在各种腐败行为，这些不正之风会导致学生对老师的怀疑和不信任，会导致学生对学校的不信任，会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。

在当下多元的文化背景中，极个别学生本来缺乏信仰，思想混乱。如果再遇到惟利是图的老师，师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，得不到很好的言传身教，就会加剧他们思想的混乱，甚至会颠覆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
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。教育部门有必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，对教师的道德标准作出严格规范，谁道德滑坡谁就应该受到惩治，甚至被清除出教师队伍。

